



龙滩春色

LONGTAN CHUNSE

马 奔

I247.5

55

3:2

龙滩春色



A 447012

龙 滩 春 色

(下)

马 春 著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12 3/8 插页 5 字数 277,000

一九七五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七五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7,000

统一书号:10072·523

每 册: 0.78 元

内 容 介 绍

本书是反映根治海河斗争的长篇小说的下集。在上集里描写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打响了根治海河的第一炮——开拓黑龙江河。下集紧接着描写了在河道工地、石德铁路大桥工地和龙滩村展开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特别着重刻画了以龙滩村党支部书记陈胜龙为代表的贫下中农，以及建桥工人和革命干部，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同错误路线斗，向阶级敌人斗，大干、快上，取得了治河、斗敌和生产的胜利。

作品以饱蘸着革命激情的笔触，热情讴歌了毛主席“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光辉题词，塑造了一组个性鲜明的英雄人物，语言朴素流畅，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十五

一张“没头贴儿”，轰动了整个王店公社民工营工地。

大清早，人们就象风推潮涌似地围上了表扬台。谁也没想到，睡了一夜觉，表扬台变成了批评台！

陈大贵和爱凑热闹的小个子排长、小三、大娃也跟着人流儿跑了来。

人很多，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个风雨不透。陈大贵他们光听见人们乱咋呼，就是挤不进去。他们踮起脚尖，仰着脖子看，只能看到表扬台上半截儿，上面并排着三条消息，分别写在三张红绿纸上。第一条，大字标题——“重要更正”，下面的小字看不清。后面两个不大不小的标题，一个是：“陈胜龙同志突破昨日记录，又创新成绩”；一个是：“龙滩排连战连胜，日进度达到五百零六方”。题下一行半大不小的字：平均每人十六点四方，在全营手屈一指。陈大贵看到这些，猜透了“重要更正”的内容，喜在脸上，笑在心里，冲着小三、大娃点了点头：“喔，这还差不多！”

前头一伙人乱嚷嚷，两个大嗓门的人在抬杠。

一个说：“这不是骂人吗？”

一个说：“该！该！骂得痛快！”

前一个人说：“该也不能这么糟塌人！你看把贾社长画成什么样子？”

后一个人说：“我看正好，谁叫他不实事求是哪！”

大贵听说有人骂贾明，使劲拨开人群挤进去。呦，可不是，表扬台下半截儿上贴着一幅老大不小的漫画。

画面上，一个大脑袋，呲眉瞪眼；大脑袋上，顶着个旧戏舞台上的毛毛官帽，帽翅儿是桃形的，一个耷拉着，一个翘翘着，头像下边，画了个蝎子身子，肚皮上写着个很大的“贾”字；跟个大尾巴似的尿子撅得老长老高，钉在一个穿着背心、推着一大车土的小伙子身上。大脑袋嘴里叼着一个酒瓶子，瓶子里的酒冒着汽泡，通过鼻子嘴，飞腾出一串烟雾似的东西，里面歪歪斜斜写着几行字。大贵仔细一看，写的是：

我是工地一大虫，
坐镇营部胡乱行。
谁要拿酒上大供，
狗熊也说是英雄；
谁要不把我来敬，
螫一尿子够你疼！
停职检查还不算，
表扬台上不题名。
颠倒黑白为报复，
管你革命不革命！

画儿很不高明，但肚皮上贴有标签，人们一看就知道画的是贾明；字写得也很不怎么样，象是拿捏着写的；也没提什么具体事，但知道底细的一看就明白，指的是贾明喝了周任民的枸杞酒、打击报复陈胜龙的事。大贵觉得画得有意思，写得也有意思，正对心思，咂着嘴，“啧啧，啧啧”两声，连夸

“好！好！”小三、大娃、小个子排长也喜眉笑眼地说：“痛快！痛快！”

正在这时，贾明摇晃着身子走来了。

昨天晚上，为表扬稿的事，李副书记和他争论得不轻，在事实面前，他不得不捏着鼻子承认有点儿官僚主义，工作不细心，同意更正过来。事后，心里很不痛快，一夜没睡好觉。早晨起来，心绪烦乱，想到村外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散散心，解解闷。到了村西，看见人流涌上表扬台，知道小刘把更正稿贴出去了，心里就象打翻了醋缸辣罐一样酸溜溜、辣乎乎的，想过去看看，听听，民工们有什么反映……

人们见他过来了，“唰”地一声，让开一条胡同。人们这个动作不约而同，但想法是各种各样的。有的想：看热闹吧，这下子老贾就屁股底下坐火箭——蹿儿啦！有的捏着把汗：这贴“没头贴儿”的快倒霉啦！躲远点儿吧！大多数人想：让老贾受教育也好！因此，有的往边上挤，有的往后面躲，中间甩开一条路。

贾明装得很轻松，笑模悠悠儿地和人们打招呼：“大伙儿早啊！”

人们没吭声，他也没理会，照直走到表扬台前，眯着眼一看：定了眼珠子！

陈大贵挤到一边，瞅着他的脸，只见他脸色由红变白。心里话：“嘿，杵疼了！”

贾明真疼了，眼珠子瞪得鸡蛋大，要蹦出来了！他伸出一只手，乱打着表扬台，嘴唇哆嗦着，气火火地问：“谁？谁的事？谁的事？”

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眼瞪小眼，谁也没说

话。

小刘和小刺猬在一边“猫”着，看到这种情景，小刘有点慌神，拉了拉小刺猬的衣裳角，悄声说：“坏啦，走吧！”小刺猬说“不！”小刘没经过大阵势，有点儿怯了，叮嘱说：“伙计，咱可死也不认账！啊？”

贾明定了定神，脸色又由白变得铁青。他瞪着眼泡子在人群中搜查，看见小刘在一边，一歪脖子，声色俱厉地喝问道：“小刘，这是谁干的？”

小刘啜嚅着说：“不知道。”

“哼！糟践人！”贾明气囔囔地骂了一声，伸手就去撕。

陈大贵一步蹿过去，两只胳膊掙开，象一尊铁铸的金刚，整个身子挡住贾明，吼叫一声：“你不能撕！”

贾明没想到，陈大贵吃豹子胆了，敢出这个头？绷着脸问：“是你鼓捣的不是？”

大贵说：“你问这个干嘛？谁鼓捣的也是一张大字报，有嘛问题？”

贾明一咧嘴，指着漫画说：“这是污蔑！这是造谣！”说着两手张开，问人们：“我就这个样子？唉？”

大贵“噗哧”一声笑了，讥讽地说：“上边写着你的名字？”

贾明气急败坏地乱打着画面上的“贾”字说：“不是我，是谁？谁还姓贾？”

小个子排长在一边敲起边鼓，说：“有拾金子的，有拾银子的，还有拾这个的，稀罕！”

人们“哗”地一声，笑了。

这阵笑，不要紧，吓得贾明倒退了好几步。他抹搭起两

眼，翻了翻大贵和小个子排长，心里话：哦，给我摆好阵势了！不用说，这是陈胜龙唆使你们干的！好！眼睛一转，想出一个办法，指着“没头贴儿”，“嘿嘿”冷笑两声，回头对人们一招手，命令似地吼道：“这是一个政治事件，保护好现场，谁也不准撕掉！”随后对大贵说：“走吧，咱们到营部去谈谈！”

陈大贵望着气急败坏的贾明，心里想，甭吓唬人，今天我就是拍拍你这个老虎屁股！满不在乎地说：“去就去！”后边一句难听的话没有说出来。

小刺猬见贾明要带走他们的连长，急了，“嗖”一声蹿过来，拦住陈大贵，冲着贾明说：“没我们连长的事，那是我画的，有嘛话，咱俩说！”

贾明一看，说话的是个十几岁的小孩子，鼻子里哼了一声，停住脚步问：“是你？”

小刺猬冲到他面前，拧着脖子挺着胸脯说：“当然啦！画是我画的，字是我写的，你别啼哭找不着坟头喽！”

贾明一眨眼：“好，你也去！”说罢，一跺脚，头前走了。

陈大贵见小刺猬勇敢承担这个事，心里佩服：行，调皮鬼会调皮，敢做敢当，有点骨气！说：“好，咱们一块去！”

陈大贵和小刺猬跟在贾明的后面上了营部。

小三、大娃不放心，紧跟着追去。他们想，贾明要是不讲理，咱就上啊！后面一伙子也缕缕行行跟了去，有的是看热闹的，有的是为大贵、小刺猬担心的，也有的是觉着大贵他们闹得过分看不惯的。他们这些人看法不一样，但都想看看贾明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小刘见事闹大了，心里长了草，想：老贾说是政治事件，这问题可就严重了！他把大贵和小刺猬弄到营部去，还有好吗？不行！找李营长去，李营长讲直正理儿！撒丫子向南边工棚跑去。

小个子排长跟着大贵他们走了一段儿，一想，不好，小刺猬闯了乱子，看样子，贾社长火了，不会轻饶他们，我得给胜龙哥送个信去！跨开大步，转向工棚方向奔去。

龙滩民工工棚里，周小强正在准备黑板报材料。他设计了一个大方漂亮的刊头画，画面中间用红笔写了“战地黄花”几个大字，雄浑奔放，刚劲有力；旁边正楷书写着毛主席语录：一定要根治海河。几个人正趴在铺上，专心致志地抄写文章。

小个子排长风风火火跑来，进门就嚷：“胜龙哥，坏了，出大乱子啦！”

一声嚷叫，惊动了人们，画的不画了，写的不写了，有的抬起脑袋，支撑起上半个身子，有的干脆爬起来，乱打听：“嘛事？嘛事？”

小个子排长心急，顾不得和他们搭话，说：“别问了！支书在哪儿，谁知道？”

他越急着找支书，人们越沉不住气儿，那个三十来岁的壮小伙子，慢吞吞地说：“我知道。你不说嘛事，我不告诉你。”

小个子排长拍着膝盖说：“真是！越急越啰嗦！告诉你们吧，事闹大发啦，贾社长把咱们连长和小刺猬扣到营部里去了！”

这一说，满工棚人，呼喽一下子全围过来，七嘴八舌地

问：“怎么回事？快说说！”

小个子排长急着找支部书记，说了这么一句高度概括的话。人们听了，大为震惊，更想弄个清楚明白。他可没工夫闲打牙，找支书要紧！火烧火燎地说：“你们到底知道不知道，知道就说给我，不知道别耽误工夫，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时候！”

周小强见小个子排长神情不一般，知道事儿不小，有点慌神，忙说：“我知道。”

“在哪儿？”

“天黑乎乎时……”

“干脆点儿，老跟大闺女似的！”

“是那个时候。”小强说，“我出去解手，看见胜龙哥扛把锹到工地上去了。这么大工夫啦，谁知道还在不在那里？”

小个子排长没等小强说完，拔腿就走。

这里的人们一下子炸了，气愤地嚷嚷：

“老贾跟咱村有疙瘩，他是不是泄私愤、图报复，官报私仇？”

“八成是！你看这些天，他办的这些事！”

“甭管怎么回事，随便弄咱们的人不行！”

“那是。走，看看去！”

“走！走！”

龙滩民工们，“啊吼”一声，呼噜噜象一股决开堤坝的洪水，冲向营部大院。

这边，小个子排长连跑带颠地来到工地，一看，哎呀呀，陈支书一个人正在王刺猬的工段坑里大汗小汗地干着哪！

昨晚收工后，胜龙和大贵两个人，照样挨个儿巡查了一

遍。发现河道里留下不少土隔子，有的宽一点儿，有的窄一点儿，形成一道道小界墙。最数北头那个隔子扎眼，又宽又大，而且越往下来越宽，似乎是故意砌的一段梯形土板墙。

大贵拧着眉毛，指着“土板墙”说：“小刺猬这个调皮鬼，干嘛也没个正经的，你看这，……叫兄弟县民工们看见了，多不好看！”

胜龙说：“不是好看不好看的事！同志，这是一道道‘私’字墙，把我们贫下中农、海河战士分了家，直接影响大伙儿团结战斗啊！”

大贵寻思了寻思，说：“是啊，象小刺猬这种干法，跟兄弟县的关系怎么能搞好？”

夜幕降下来了，两个人往回走，想着这回事，念叨着这个问题。胜龙说：“治河先治人，挖河先挖‘私’。‘私’字就是贯彻落实毛主席‘一定要根治海河’伟大指示的障碍！我们一定要拆掉‘私’字墙，筑起‘公’字堤！”

大贵说：“对，就得治治他们这个私心，先整整小刺猬！”

“你这家伙，说着说着又来了！”陈胜龙笑着批评有点冒失的伙计，说：“要治，先得治咱们；要整，先整咱们的思想！”

“怎么，咱们干劲小？”

“干劲不小，就是劲头儿有点偏！”他看了看黑影中楞怔住了的战友，说，“工段是咱们测量分的，也就是说，界墙是咱们带头垒起来的；这两天，咱们只顾抓进度、争土方，忘了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所以小刺猬的界墙越挖越偏！你说责任在谁？治谁？整谁？”

大贵这块木头别看粗，一钻就透，赶紧说：“这好办，前

天咱们带头垒了，明天咱们带头拆！”

胜龙说：“界墙要拆，‘私’字更要挖！今晚上学习时，咱们带头斗斗私心。还得和小刺猬谈谈，一定要注意发扬风格，和兄弟县的民工同志们搞好团结！”

大贵想：这倒是个大事，学习了半天毛泽东思想，风格这么低，不象话，该把小刺猬这个调皮鬼换下来，找个觉悟高的人负责边上工段。他张了张嘴刚要提，想起来前和王刺猬闹的那一锅，转了话头，说：“对小刺猬就是得加强政治思想教育。”

晚上学习时，陈胜龙发现没了小刺猬，叫人出去找了一趟，找不到。大贵说：“他准是想娘啦，跑回家去了。”胜龙说：“不一定，这几天小家伙干得不错，情绪也很好。”大贵猜想：“要不就是累草鸡了，躲到一边睡觉去啦！”

胜龙一想，也可能。小家伙干的很泼，一趟也不肯让人们拉下，每天平均十四、五方土，手打了泡，叫歇都不肯歇，真有个小老虎劲儿。不要找他了，叫他好好歇歇吧。可是，熄了灯，十点多钟了，他还没回来。陈胜龙沉不住气儿了，小家伙能上哪儿去呢？龙滩排只有两个工棚，一个住民工的，就是这个屋；还有一个伙房，里面就住着一个老炊事员。原以为他躲到伙房里偷清闲了，看了看没有。陈胜龙一颗心吊吊起来了：莫非真象大贵说的，想家，溜了号。不对，小家伙不是这种脾气，要走也得说一声。也许到外村工棚里睡去了。南边一溜儿工棚，都是本公社的，离不了三乡二里，也许有亲戚熟人？对，我去看看，千万不要出什么意外。

陈胜龙挨个儿打听了十来个工棚，都说没见。

其实，小刺猬哪个工棚也没去，更没有偷清闲睡大觉。在

龙滩民工排集体学习的时候，他悄悄溜出来，找小刘去了。两个小家伙“猫”在小刘住的屋子里鼓捣了那件公开的秘密事。胜龙找了一遭回来时，小刺猬早已完成了任务，跑回工棚，脱得光溜溜的睡着了。他睡得很香，窝着脖子，鼾鼾地打着鼾声。

胜龙过去，轻轻地扳正他的脑袋。小刺猬左手一挠抓，右脚一蹬打，被子掀去了大半边儿，嘴里咕咕哝哝地说：“甬爹刺，明天你就蔫了蛋！”

胜龙就着昏暗的灯光，给他拉上被子，掖掖被头，裹裹被边儿，笑着骂了句：“调皮鬼，上哪儿跑了一遭儿，睡觉还不老实！”

陈胜龙本想叫起小刺猬谈谈“土板墙”和晚上学习时间随便溜号的事，强调一下组织性纪律性问题，可是听听鼾声，知道小家伙累了，又不忍心这时候惊醒他了。心里话，明天再说吧！刚要回铺休息，忽然想到小家伙手上的泡，赶忙端过灯来，拉出他的手一看，哎哟哟，好大的两个泡，又红又肿！一阵心疼，连忙找出一根针，灯头上烧了烧，轻轻地给他挑破，慢慢地挤出泡水，随后又提起灯捻，点上几滴煤油。心里暗暗打定主意：明天要想法儿叫他休息休息。

天还不亮，陈胜龙惦记着拆界墙的事，睡不踏实，扒开眼就跑来了。天亮后看见不少人围着表扬台乱嚷喝，也没顾得去看看。小个子排长来到跟前时，陈胜龙已经把两县交界的“土板墙”挖得差不多了。

小个子排长见了陈胜龙，把事情的前前后后说了一遍。

陈胜龙先一楞怔，后一寻思：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沉静

地说：“不要紧，一会儿他们就回来了。”

“回来？”小个子排长见支部书记没拿着当事，心里发躁，急急慌慌地说：“老贾吃大劲啦！说这是政治事件，叫人们保护现场，我看他是准备报告公安局哪！”

陈胜龙微微一笑，摇摇头说：“不会的。”

小个子排长说：“人们都去了，他要真当政治事件处理，事可就闹大发啦！”

“唔？”陈胜龙一听这话，皱起眉头，思索了一会儿，猛地一戳铁锹说：“好，那咱去看看！”

陈胜龙表面上十分镇定，其实心里头不大平静。按说，民工群众敢于贴领导的大字报，敢于同错误的思想作风进行斗争，这是一种可贵的革命精神，是件好事，应该支持；即便是大字报写得不怎么好，问题提得不那么准，甚至说了些过头话，也决不是什么政治事件，值不得大惊小怪。作为贾明，更应该好好地、平心静气地考虑考虑。不过，对贾明这个人，他是不敢相信了。特别是经过这阵子斗争实践，他越来越觉得老贾的脑袋瓜里花里胡哨的东西装得太多了。人们常说，存在决定意识，思想支配行动。这样的人在有了一定权力的时候，必然站不稳无产阶级立场，推行一整套错误路线，甚至会干出一些想象不到的荒唐事。为了捍卫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和这样的错误领导进行斗争，完全必要，非常应该。小刺猬他们这把火点得好，陈大贵这个头带得好，民工排同志们这股战斗情绪鼓得好。当然，从小个子排长介绍的情况来看，那张大字报的形式似乎不太恰当，内容也似乎不够充实，没提到点子上，因此没有打中老贾的思想要害。不过，同志们革命造反的大方向是对的。自己作为党支部书记，自然应该站在斗争的前列，带领

群众，帮助群众，支持群众。

陈胜龙一边走，一边想，不大一会儿，来到表扬台前。这里还围着一伙人。陈胜龙挤进人群，仔细地看了看大字报，随即转身向营部走去。

围着看的人们知道他是龙滩大队的党支部书记，见他看了看大字报转身就走，谁也没说什么，谁也不知道这台戏落个什么结果。有几个人悄悄地跟着陈胜龙向营部走去。

他们刚到营部门口，陈大贵、小刺猬，后边跟着小三、大娃他们一伙子人，笑模悠悠地涌出来。见了陈胜龙，大贵老远就喊：“伙计，胜利了，痛快！”

小刺猬紧跑几步，往上一蹿，抓住胜龙的胳膊，晃着说：“这回真得意，出了气儿，白骂了他！”

陈大贵、小刺猬，两个人，两句话，两副神态，刺得陈胜龙心里一颤，立刻觉察到：他们的情绪有点儿不大对头。

党支部书记刚要说什么，陈大贵笑嘻嘻地向他点了点头，随后又神秘地招了招手，拉起小刺猬，钻进民工群里，扯起嗓子叫喊起来：“伙计们，实话对你们说吧，这一回呀，小刺猬为咱们龙滩村算是出了气儿，作了脸。我建议，今后谁也不兴再喊他调皮鬼。”由于兴奋，陈大贵脸色涨得通红、油亮，看见人们一个个睁着眼，笑模喜脸地望着他，来了劲，干咳两声，清了清嗓子，接着说：“他这个‘皮’调得好，好极了，表现出了咱们龙滩民工天不怕、地不怕的……”说到这儿，一时想不出一个合适的名词，他仰着脖子，揉搓起后脑勺来。小个子排长见了，在一边提示了一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大贵赶紧接上去说：“对！对！的的确确，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所以，不能再喊他调皮鬼了，叫嘛呢？……”他拍着脑门子想

了想，拉着声调说：“叫小、老、虎！行不行？”

大伙一声嚷：“行，够资格！”

“小家伙就是冲，吼吼儿的，顶得老贾够呛！”

“可别说，老贾快气破肚皮了，要看当时那阵子，非吃了咱们小刺猬不行！”

“吃？他可不敢！猴咬刺猬，无处下嘴，在了古啦！哈哈……”

“哈哈……”

龙滩民工们按捺不住兴奋喜悦的心情，跳啊，笑啊，喊啊，闹啊，营部门口简直成了庆功会场。

陈胜龙听着，看着，心里头不由得有些发沉：大伙儿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民兵连长刚才这套话显然是错误的，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报复性表现！现在看来，这种不健康情绪已经影响了群众。发展下去，势必会把群众斗争引到邪路上去。这对革命、对帮助老贾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不会有好处，相反，还会给革命、给根治海河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这时候，陈胜龙觉得，小刺猬他们的革命精神固然需要支持，但更重要的是要想办法把这种小资产阶级情绪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轨道上来。群众的问题好解决，关键是头头儿，具体说就是陈大贵这儿，先得跟这位战友统一统一思想。想到这儿，抬头看了看天，日头已经一竿子高了，该吃早饭上班了，于是一挥胳膊，对大家点点头，大声说：“同志们，刚才我看了给老贾贴的大字报，大字报点出了他的一些问题，触及到了他的一些错误思想，很好，这种革命精神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现在，天不早了，大伙儿先回去吃饭、上工。”说罢，顿了一下，看了看大贵，招招手：“大贵同志，你等一下。”